

从《孟津诗》到《续孟津诗》

——清初孟津王氏家族之诗歌传承

黄玉琰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康熙年间,由周亮工、赵宾选定,王允明刊刻的《孟津诗》《续孟津诗》收录了王铎、王鑑及其子侄数人的诗作。王铎、王鑑各有诗集行世,而其子侄诗作多已散佚,幸赖此合刻留存,颇为难得。从《续孟津诗》的内容、情感、意象来看,王氏子弟继承了父辈高标的诗教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切的故园亲情和鲜明的意象色彩,表现出自觉的诗歌传承意识。

关键词:《孟津诗》;《续孟津诗》;诗歌传承;王铎;王鑑;王无咎;王无忝;傅而师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1X(2021)04-0057-06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作为明清之际诗坛的风雅宗盟,他以“海涵地负之才,骀荡纵横”^[1],散发着强烈的个性光芒和诗意光辉,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关于《孟津诗》《续孟津诗》,据《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6册总集类·氏族之属著录:“孟津诗十九卷续一卷,清王铎、清王鑑撰,(续)清王无咎、清王无忝等撰,清康熙五年王允明刻本。国图。”^[2]具体来说,“孟津诗十九卷”即合选王铎与王鑑诗作而成;“续一卷”是其子侄数人的作品,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有藏,流传甚少,更见其珍贵。本文拟从《孟津诗》《续孟津诗》入手,分析王铎子侄王无咎、王无回、王无忝、王无逸及王鑑爱婿傅而师等人的诗作,以透视王氏家族子弟的诗歌传承意识,由此进一步了解该文化世家的内在脉络。

一、《孟津诗》:王铎、王鑑的诗歌成就

王铎、王鑑在诗歌创作上颇具成就。薛所蕴对王铎的才华十分推崇,曾赞其“一代宗工可漫称,千秋诗格赖传灯”^[3],并指出其诗学好尚对明末清初诗坛影响重大。王鑑比王铎小十五岁,从小随兄长学诗,深受王铎熏陶,二人分别有《拟山园选集》《大愚集》行世。时人徐子能云:“二三十年间海内所称

有文章道德之望者,无不首推孟津……老先生为宗伯公难弟,说者拟之元方之有季方,子瞻之有子由,凤洲之有麟洲。”^{[4]337}比之以东汉陈纪、陈谌,宋代苏轼、苏辙,明代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他认为兄弟二人是“堪比前贤的兼美之士”^[5]。周亮工在《孟津诗》序中称兄弟二人“追溯风雅,接踵比肩”^[1]。

对王铎、王鑑诗歌的研究,可参见拙文《王铎与明清之际的诗学思潮》《论王铎诗歌的意象与色彩》《“身任狂愚惟爱拙,诗同兄好亦矜奇”——论清初孟津诗派之王鑑兼及与王铎之比较》。窃以为,孟津王氏家族的诗歌传统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传承:高标的诗教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切的故园亲情、鲜明的意象色彩。这体现在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中,也体现在孟津王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中。

二、《续孟津诗》:王氏子裔的诗歌情怀

由于王铎、王鑑博通经史,且以诗文为性命,故其平时与家人书信往来、节日宴饮亦喜以诗作相和,如王铎的《喜阅三弟近诗》、王鑑的《嘉遁园同仲和二兄,藉茅子侄辈饮》等作。受他们影响,王氏家族子弟亦多好诗文者,子侄辈中王无党、王无咎、王无回、王无忝、王无荒、王无逸等皆能诗工书,有文名。

收稿日期:2021-06-28

作者简介:黄玉琰(1977-),女,河南商水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王氏子弟诗作选为《续孟津诗》一卷,附于王铎、王鑑《孟津诗》十九卷之后,得以留存。另外在《中州诗钞》《中州诗征》《孟津县志》中亦可散见一二。翻检《续孟津诗》,从“拟山园内花初发,红药坛边月再明”(王无忝《华州旅夜闻鸟》)、“只今闲咏瓜藤下,犹记囊诗待父归”(王无咎《城南小园,先文安公所构别业也。昔为予读书地,每一经游,不胜感叹》)、“先人墓上谁重扫,诸弟行中孰好文”(王无咎《喜六弟自家至》)诸诗句中可见,他们皆能致力于诗文,手足情深,以继承家族的诗歌传统为豪。诗句中所提及的拟山园乃王氏别业,红药坛为其中一景,园中遍植红牡丹,正是王鑑、王铎和子侄们拈题分韵之处。因此,拟山园、红药坛对于王无咎兄弟来说,不仅是家园的空间意象,是父亲和叔叔的诗文集名,更是他们对父辈情感的追念和寄托。“闲咏瓜藤”“囊诗待父”,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家族生活日常;甚至在扫墓祭祖时,他们也以“诸弟行中孰好文”作深情告白,可以想见家族荣耀所在。

总体而言,在王氏诸子弟中,王无咎、王无忝、王无荒、王无回、王无逸等皆有诗作可寻,而在诗歌方面成就较大、存诗较多者为王无咎、王无忝。

三、《续孟津诗》之王无咎:追步其父之意象色彩

王无咎,字藉茅,王铎次子,幼随父居于官署,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宏文院侍读学士,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四十七岁卒于太常寺少卿任上。王无咎受父亲影响甚深,博学工诗,兼工草书,“诗字自娱,直窥晋唐堂奥,生平以忠孝自命”^{[6]875},著有《嵎山房诗集》,惜刻本已不存。

王铎对儿子的期望颇高,训教亦极严,他曾教导无咎云:“吾闻之举业以求仕,非以玷仕,仕以摅道,非以破道。自今日入纷华之途,汝尚能仍仍然念汝祖汝父筭路食贫、倍蓰困厄否?尚能念山巅江濞屈竭悲恸、哭歌无声否?富贵浮名中,最足坏人,豪杰不免,汝尚能念下第俯首佯躬梧桐之傍否?”^{[6]355-356}时刻感念父祖衣食为艰,告诫儿子勿忘祖德,顾及民生疾苦,胸怀大道,不为富贵浮名所遮蔽。由于身为王铎公子,无咎弱冠时已名噪东南,王铎在此希望无咎踏上仕途后能踏实为人,不慕虚华,并勤勉于学问。

无咎从青少年时期始就一直随父亲东奔西走,所以诗中多故园情深之作,如《行至温县忆家》《怀拟山园》《秋日忆家》等。无咎著有《嵎山房诗集》,“嵎山房”亦为王铎所构筑之拟山园一景,既是无咎少年读书之处,也是父子吟咏之地,寄寓了父辈的教诲,诗集以此命名,也记录着自己的成长和美好的回忆。

另外《续孟津诗》收了一些王无咎的纪实之作,可补史料之不足。例如:“大江墨浪漾惊鸿,四壁灵光接混濛。古庙昔年屯兕甲,磨崖今日换鹅笼。丰碑曾篆岫嵎处,实藏重翻海岳雄。自是先臣忧国泪,金山带血洒苍穹”(《甲申先文安公书飞岩惊涛四字于金山寺壁,戊戌摹勒上石恭纪五十六字》);“千秋大业事何如,拭泪闲窗把父书。吐纳元音天地外,推敲只字梦魂余。五车不尽登梨枣,三篋还从辨鲁鱼。昨梦趋庭频莞尔,须眉犹似在阶除”(《重镌先文安公拟山园集告成》)。诗中记载了王铎在甲申年(1644年)曾于金山寺题字,在戊戌年(1658年)即王铎逝世六年之后,此题字摹勒上石。其后,无咎又整理重刻了父亲的《拟山园集》行世。这些既是文学文献史料的记载,也是家族诗歌创作的传承。

彭而述《王藉茅诗序》云:“孟津先生(王铎)于文章一道,星宿也。海内仰之不减昌黎。今读藉茅太史所著,抑何象贤接武,迥出流辈哉。”^[7]他认为王无咎为诗有十五年之变:少年为诗“大约冠剑离陆,犹有隼不疑,初谒暴公子习气”^[7],其后有逸气,至顺治十二年(1655年)而述尽读无咎之诗,则与江左诸作如出二手。作为王铎的平生知己,彭而述见证了王无咎的成长历程,对其诗作风格和家学传承了如指掌。

王无咎《闻楚露布(考馆)》诗云:“万里风云指顾间,雄文赫赫下荆蛮。崖中鼠散耕人喜,野外花开战马闲。衡岳千峰无远戍,湘江一路有重关。更看百粤烽烟静,铁券彤弓未易攀”^{[8]22}。“崖中鼠散”与“野外花开”,“耕人喜”与“战马闲”,一派升平气象。而“衡岳千峰”与“万里风云”,虽然不算多么典雅脱俗,但整首诗也显得沉郁雄伟、气势磅礴,笔力所及,意在追步其父风采。《忆洛》^①诗云:“苍苍云树满关河,百战中原涕泪多。伊阙时通春草梦,平湖乍听采菱歌。天心厌乱亡荧惑,人意还家眷薛

①《孟津县志》中此诗题为《西湖忆家》,为无咎按察浙江时所作。

萝。八月潮来江海动,孤舟高卧有渔蓑。”^{[8]22}当时中原战乱初平,无咎远宦江南,正值夏秋之际,看江潮涌动,听绵绵吴歌,不禁触动思乡之情。全诗一气呵成,意境冲远,尤其是末一句中,远观海潮奔涌,近看孤舟渔蓑,构成一幅立体景象,诗画兼得,颇有逸气。

就风格而言,无咎诗中有气势飞动、苍老凌厉、肖似其父者:蛟龙昼出黄尘黯,铁马云屯白日低(《怀拟山园》);怪石藏妖魅,苍烟乱古丘(《秋日奉怀吴中兵宪、比部两叔父》其四);妖蛇缠地轴,腥雨过江濓(《秋日奉怀吴中兵宪、比部两叔父》其五),诗作用词诡譎,色彩和意象直追王铎^[9]。亦有雄壮挥洒、豪迈浑成者:绝壁风云趋众壑,大江日月走中峰(《栖霞》)。但就境界来说,王无咎诗中虽有诸如“万里孤鸿来暮色,千山落木下秋声”(《长千秋兴》)、“天高一鸟下,木落万山秋”(《秋日奉怀吴中兵宪、比部两叔父》其四)这类视野开阔的景象,将较小的意象置于巨大的空间和辽阔深远的背景之中,展现出萧条、凄清的色彩,描绘了一幅绝妙的深秋暮旅图,但其作品中的孤寒之意与其父胸怀之博大却又不同。

王铎诗善用寓大于小、置小于大的对比手法,例如:“吟残一片月,笑转万年星”(《饮灌溪亭同诸子》);“虚怀千种语,都付一声哀”(《挽虞素心师》);“一瓢淹岁月,万卷拂山阿”(《南方》);“千层湿翠尊中落,万里孤帆雨外飞”(《送友南归》)。以上诗句多为上下相对,共同构成一浑然融合的意象。与其父相比,王无咎诗作的意境创造略显松散,乃“隔”与“不隔”之异,且显得过于注重对仗的工稳,“马蹄旧识乌衣巷,雉堞平分赤石矶”(《城南小园,先文安公所构别业也。昔为予读书地,每一经游,不胜感叹》),其中的地名对仗亦略有生硬之感。

另外,王铎第三子王无回,字缘督,号又痴,“有异骨,能诗能画,尤工行楷草隶图书及秦汉图章”^{[6]875}。《孟津县志》云其“性笃孝,幼工文,以母病不与试。太保(指王铎)奉命祭告秦蜀山川,道病,无回疾驰迎抵家,太保旋歿。哀毁得咯血疾。以荫补内閣中书舍人,閣中诰敕一皆手书,书法有父风。寻发旧疾卒官。著有《瑞芝园集》八卷”^[10],今已佚。《续孟津诗》中有无回《夜雨》诗云“夜雨因何至,偏来叶上声。蛟龙岂得已,魑魅未分明。扞舌安吾志,澄心检道情。所事关天意,即此见虚盈”,波澜之中亦见清新。

四、《续孟津诗》之王无忝:仕途多舛的羁旅诗人

王无忝,字夙夜,王鑑之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举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刑部主事,迁兵部郎中。值楚寇乱,运筹合机宜。寇平,大司马欲上其绩,夙夜曰:‘此臣职也,敢自以为公乎?’出为金华知府,金华当耿逆初平后,城郭榛芜。夙夜招徕安集,百废俱兴。”^{[8]153}王鑑对爱子多谆谆教诲,《三月语二子无逸无忝》《乙亥春雨示二子无逸无忝》等作可证之。其中,《示二子无逸无忝》有同题之作:“过时然后学,勤苦必无成。经史乾坤泪,箕裘父子情。弓刀争岁色,虎豹啖秋声。须念艰难意,立心莫近名”^{[4]181};“读书须读夏商书,观物须观庄子鱼。书备天人通上下,鱼游江海悟冲虚。秋冬日月光阴短,南北兵戈性命余。世事经心愁不了,悠悠何以谢居诸”^{[4]253}。两首诗分别为五律、七律,诗中对时代大背景下如何立命修身皆殷殷叮嘱,希望儿辈能进时思退,淡看功名,虚怀若谷,以读书养心修身立命。无忝诗作中亦多有透露父子深情以及学诗的情景,如《秋月送家严入都至河干》《家君校试兖州,诸生赋得秋色老梧桐》诸作。

无忝于顺治十四年中举,但其后科场屡试不第,直至康熙九年即其父逝世前一年方中进士。其间漂泊之感、壮志未酬之意屡现笔端:“酸风茅店清秋夜,羸马繁霜古渡头”(《乙亥秋下第》);“西风残月嘶寒马,野雾荒烟冷敝裘”(《秋月送家严入都至河干》);“山城风过乱云流,寒水酸风叫野鸥”(《九日》其二);“凤凰台上起秋风,冷雨荒烟锁故宫”(《金陵怀古》)。无忝诗的凄凉迷离实有倍于王鑑,堪称羁旅诗人。但无忝的羁旅诗作与其父所为又不尽相同。“函关西去是秦州,去去山程路未休。烽燧偶传云梦信,雁声频叫洛阳秋。半生冷泪添愁眼,一片荒原过古沟。入世无才堪自笑,狂歌拔断五箠篲”(《函谷关闻南信》),自嘲中有愤激之感。其时,无忝正有世路之悲,仕途蹭蹬,又恰好路经邯郸,复有感于黄粱一梦之说,故感情迸发,激愤为诗。再如,《秋夜有感》:“凉风动此夕,物序依时休。圆月鸣弓驷,长河入地喉。萤流戍垒白,鬼听墓门秋。惆怅功名事,谁封万里侯。”岁月流转,功名未就,心中惆怅,终是意绪难平。

此外,亦可从王鑑《欲归江南》诗句中看出王

鑑、王无忝父子境遇的分野:“日日诗囊挂敝裘,七年度蓟门秋。南来也买维阳棹,一夜西风过润州。”王鑑虽处羁宦,却能有淡宕之态,心境亦平和得多。王无忝为诗虽不依王鑑之法,但笔力苍劲处亦不失其父风采。另外无忝尚有些诗作,如《春日即事》《秋日游龙潭寺》等,自然清新,别有韵致。总体而言,无忝诗尚工稳,含蕴深沉,多触动心弦之作,沉静内敛之处尤肖似其父。

除上述三人外,王鑑之子王无逸曾以选贡为黄岩令,后以母疾弃官归,以孝友闻于乡里,其村居诗作,清静安闲,亦有怀古之作,寄兴亡之感。另外,四弟王模之子王无荒,袭伯父王铎荫,肆力于学,尤娴书画,其诗亦有可观。《续孟津诗》选其《江夜》诗:“霜天漠漠水无声,水上船灯夜不明。塞雁初随黄叶到,秋心频向故园生。滇闽往日曾加赋,吴楚今年暂罢兵。何事沙鸥惊复起,月明深处是江城。”这首诗为无荒初官浙江游龙知县时所作。当时战乱初息,百姓流离失所。无荒抵赋蠲租,保境安民,固于时事深悉,而发之于诗歌。全诗文字朴实精炼,语言明白如话,但情景交融,言之有物,意境颇为清朗苍远。

五、《续孟津诗》之旁支:郁郁而终的少年才俊傅而师

马大勇先生指出:仅以《孟津诗》与《续孟津诗》所收王铎、王鑑及其子裔数人,“似难副一派之称”^[11]。不过,“从明清之交及清前期豫中文化状况可以考察得,这是一个以孟津为核心,以王铎、王鑑为渠帅,尊奉七子宗唐法而通过血缘、姻亲纽带联结成的乡邑诗学群体,其流风迄于雍正初而犹有存者”^[11]。

由姻亲所联结的傅而师(王鑑之婿)亦在《孟津诗》中频频出现。傅而师,字余不,河南嵩县人,顺治年间举人,后两仕礼闱不第,郁郁而卒,年仅及壮。王鑑为其选刻《枕烟亭集》,有诗七卷。他“少有隼才,诗文不事涂饰。往往有合作”^{[12]894}。顺治年间东南、西南皆战乱不休,而傅而师的诗文中多有关时事之作。邓之诚云其诗“多作于顺治十年以后,时兵甲未息,饥馑洊臻,故感事伤时,随事吐露,虽词尚含蓄,然怨而近于怒矣。豫中文人,商丘与洛阳竞爽。侯、宋之作,不事质言,若贵质言则而

师为得风人之旨焉”^{[12]894}。

王鑑对爱婿的期许颇高,屡有诗作寄怀:“余不余不建安才,骨格卓犖真奇哉”^{[4]127};“功名待汝铭钟鼎,我向玉郎作隐丘”^{[4]289}。同时对其创作亦多指点:“料得飞花后,学诗大历前”^{[4]208},时刻关注着他的学业进步,如《喜余不婿读书》《又示余不》等,鼓励爱婿专注读书,其惜之深切溢于言表。王鑑还对人生对未来给傅而师以谆谆告诫:“道古防人面,才高避酒船。功铭钟鼎后,同去饮山泉。”^{[4]221}良苦用心,拳拳可见。可惜傅而师虽为少年才俊,十五岁中举,但其后却屡困场屋,二十五岁即郁郁而亡。王鑑在傅而师去世后曾有诗哭之,诗前序云:“余不讳而师,颍上人也。生而溺于诗书,嗜古博学,旷世奇才,少年即以孝闻。屡困公车,感愤忧思,郁郁而终,时在辛丑^①闰七月也。余情关乐卫,悲恻不忍搦管,偶于癸卯^②嘉平月长安旅舍漏下二鼓作此哭之。”^{[4]313}该诗其三云:“十载恩情一日休,遗来儿女使人忧。等闲说到伤心处,肠断血枯泪不流”^{[4]313};其六云:“少小才名迥不群,如何年寿似终军。应知千古词人重,彩笔先修地下文”^{[4]314}。哀恻之情尽付其中。

《孟津诗》收有王鑑写给爱婿的数首诗:《为婿傅余不作》《五月廿八薄暮雨后得余不书促余如少室因柬余不得三十七韵》《赵州寺壁画二水婿余不有歌余因复为之歌》《秋月同栗八谷傅余不游嵩阴宿下龙潭寺》《悔莫行怀嵩山傅余不》《春初同傅叔甘公定余不张焕辰栗八谷二子无逸无忝游颍川大小石淙》《老年柬傅余不》等。《续孟津诗》中也收有王无忝的《春日怀嵩阳傅余不》,其中有“闻说著书深涧里,青萝明月许谁攀”,赞赏傅而师之才华。

以年龄论,傅而师较王鑑子侄辈更小,清朝定鼎时年方八岁。他天才艳发,少年中举,对时世、民生之悲慨不亚于前辈王铎等人,足可想见其胸次。就诗歌创作而言,他年未及壮却著诗七卷,眼界宏瞻,格调苍凉,情志哀悯,足动人心。例如,《春感和云间吴六益韵》:“湖北风烟犹未息,闽南羽檄更如何。”^{[12]895}该诗写于顺治十年(1653年),此时清廷尚立朝未稳,各地复明起义此起彼伏。又如,《宿柏林寺闻警》:“传闻海上兵戈起,旅客经秋更不堪。铁马千群屯蓟北,貔貅十万下江南。寅时吹角云出

①顺治十八年(1661年)。

②康熙二年(1663年)。

塞,子夜占星月满庵。却忆家书几日到,年年红叶占嵩岚。”^{[12]896}从中亦可见当时战乱未消。终顺治一朝,兵戈不断,而师之作亦多关时事消息,足可征史。这位天才少年满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愫,不由得让人想到《孟津诗》所选的王铎诗,如《寇急宵避潘家塘》:“夜走心悸十不堪,勿剧塞野多白烟。苍黄潜匿蒿中屋,草泽湿洳不敢哭。蛇矛拨戮无救师,火光照山闻马嘶。石崩打破南山砦,洛阳路上人尸碍。”以诗纪史,写中原寇乱,所见皆哀鸿满地、尸横遍野之惨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时代如此,民生如此,个人遭际如此,读之令人深感悲风四起。以诗识而论,傅而师能辨古今诗歌源流,主张“活天地人物之性情”^{[4]8},亦有卓见。无怪乎王铎对其喜爱有加,引为同调。以其才华,在清初诗坛本大有可为,可惜享年未永,令人人为之扼腕。

六、结语

周亮工在《孟津诗序》中写道:“予往在白门,闻有吴门士夫以诗质于文安公者,公睨之曰:诗道之大,愿公慎为之。其人面赧去。”^[1]王铎在为人诗集作序时也说:“夫诗以察风俗,审王化,系国家之盛衰”(《冷心芬诗序》);“子曰兴于诗,诗之道关世道。攸以精微尽广大,经纪三灵,其质欲省,非小栢之用”(《乔文衣诗序》)^{[6]346}。可见王铎对诗教风雅之道格外重视。他的格局境界,蕴含在自己的诗作中,也体现在对晚辈的教诲里,甚至与人论诗也毫不讳言。

《孟津诗》和《续孟津诗》承载着王铎、王铎的诗学审美、家国情怀以及对晚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从《续孟津诗》中所录王氏家族子弟的诗歌来看,他们幼承庭训,潜移默化,长而或为官四方,关注民生,同样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同时,王无咎兄弟数人从小耳濡目染,拈韵吟咏,修心立命之间,也有诗歌传家的自觉意识,诗中饱含的

父子手足亲情更是触动人心。王铎逝世之后,王铎和子侄们用心搜罗王铎的多种诗集版本并重新辑校,四处访求书法碑刻遗迹进行整理,刊行于世,也是珍重家族文化和自觉传承家风的盛事。总之,孟津王氏家族堪称清初中州文化世家,梳理其家族诗歌传统,对研究和传承地域文脉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19:1447
- [2]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6[M]. 北京:中华书局,2012:3113
- [3] 薛所蕴. 澹友轩文集·桴庵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97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311
- [4] 王铎. 大愚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4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5] 黄玉琰. “身任狂愚惟爱拙,诗同兄好亦矜奇”——论清初孟津诗派之王铎兼及与王铎之比较[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8-17,123
- [6] 王铎. 拟山园选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 [7] 彭而述. 读史亭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1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32
- [8] 中州诗钞[M]. 杨准,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9] 黄玉琰. 论王铎诗歌的意象与色彩[J].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9-32
- [10] 徐元燦. 孟津县志[M]//孟津县志续修委员会. 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六一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10
- [11] 马大勇. 清初中州诗坛的构成与诗学取向[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5-18
- [12]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刘 鑫)

**From *Mengjin Poem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Mengjin Poems* :
on the Poetry Inheritance of the Wangs Clan
in Mengji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UANG Yu-yan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g Emperor Kangxi, *Mengjin Poem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Mengjin Poems*, which were selected by Zhou Lianggong and Zhao Bin, and published by Wang Yunming, include the poems created by Wang Duo, Wang Long and their nephews. Wang Duo and Wang Long had their own collections of poems, but most poems of their nephews had been lost. Fortunately, these collections of poems are reserved, which is quite rare. In the eyes of the content, emotion and image of *Continuation of Mengjin Poems*, Wangs' children inherited the high-standard poetic teaching spirit of their elders, strong realistic care, deep family affection on their homeland and distinctive image color, showing a conscious awareness of poetry inheritance.

Key words: *Mengjin poems*; *the Continuation of Mengjin Poems*; the poetry inheritance; Wang Duo; Wang Long; Wang Wujiu; Wang Wutian; Fu Ershi